

## 试析《画中天使》中的聚和性意识

杨姝蕾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画中天使》中旧礼仪派团体的生活方式是传统村社制度的沿袭, 斯拉夫派认为村社制度十分契合东正教的核心理念, 即聚和性思想。列斯科夫的聚和性意识闪烁着人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念, 以爱为出发点, 终点是建立自由而统一的普世教会。只有在普世教会中, 信徒才能在全面理解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智慧的基础上掌握基督教的生活原则, 才能明辨善恶, 践行永恒的道德准则, 造福于俄罗斯乃至全世界。这是作家本人的政治以及宗教诉求。

**关键词:**《画中天使》; 聚和性; 旧礼仪派; 东正教会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尼·谢·列斯科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是最具有人民性的作家(高尔基语)。他于19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 因其政治观点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被认为在中篇《无处可去》、《结仇》中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大肆污蔑、诋毁和攻击, 使得作家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饱受恶名, 一度被排在俄罗斯二三流作家之列。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都曾与作家交往甚密, 二者给予了作家高度的评价。列斯科夫以生动的语言、娴熟的写作技巧以及作品中丰富的民间因素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873年中篇《画中天使》一经问世便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就连玛利亚皇后都想听列斯科夫本人为自己亲自朗读《画中天使》。这是一部俄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旧礼仪派生活为主要对象的作品。列斯科夫将小说的体裁定义为“圣诞节故事”(Рассказ Рождества), 这类体裁的作品, 其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圣诞节前后。以《画中天使》为代表的“圣诞节故事”小说, 突破了这一体裁固有限制, 充分挖掘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能, 使得“圣经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再次流行开来, 成为风靡一时的体裁选择。1884年3月7日契诃夫在与友人列以金(Лейкин)通信中, 提到“父亲在为母亲大声朗诵《画中天使》”(А.Чехов 1974)无怪乎有学者指出, “在果戈理之后, 《画中天使》之前, 我们没有好的圣诞故事了。”(А.Новикова 2003: 247)小说主要讲述官员们抢走了旧礼仪派团体中最为古老、最为宝贵的、被火漆封印了的“天使守护者”圣像画, 旧礼仪派们设法夺回圣物并最终回归到东正教会的过程。

### 2 聚和性学说

“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 又译“聚合性”或“统一性精神”, 本文统一将“соборность”译为“聚和性”)是由19世纪俄国哲学家、世俗神学家、斯拉夫主义创始人

霍米亚科夫提出的神学概念。“соборность”是霍米亚科夫根据俄语名词“собор”自行创造出的抽象名词，“собор”一是指为解决某些问题而举行的代表会议，另外也指几个教会的神职人员在一起举行礼拜的教堂。两个含义的共同之处是都有聚会，聚集的意思。霍米亚科夫认为，“会议、聚合这个词不仅指外部表现出来的，看得见的集会、集合、在某个地点的集合，而是有更一般的意义，它表达了多样性中的统一的理想观念。”（徐凤林 2006：19）

自由与统一是聚和性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而自由与统一的和谐是东正教特有的区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精神内涵。霍米亚科夫认为，天主教教皇的权威过大，导致信众没有个体的自由。而新教过于重视个人的自由，甚至将理性主义引入基督精神中，忽视教皇作用，缺乏了统一。只有东正教将自由与统一协调起来。霍米亚科夫要求聚合的共同体，不是沙堆式松散的聚合，也非砖墙式强制统一的整体，而是靠精神的联系、道德的联系、共同的爱来维系的有个体自由的统一体。

众多斯拉夫主义者对聚和性理念表示接纳与认同，如索洛维约夫提出了肯定的一切统一和否定的一切统一的概念，“我所说的真正的或肯定的一切统一，是指其中的统一并不依靠所有的成员或损害所有成员而实现的，这个统一是为了所有成员。虚假的或否定的统一压制或损害构成它的元素，因此这个统一自身是空洞的；真正的统一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元素，作为存在的完满，这个统一在所有元素中实现自己。”（张百春 2000：495）虽然索洛维约夫本人拒绝使用“соборность”一词，但实质索洛维约夫所阐释的就是聚和性理念，并发展了这一理念。谢·特鲁别茨科伊（С. Н. Трубецкой）根据聚和性观念在认识论领域提出了关于“意识聚和性”本质的学说。个性意识被理解是因为有普遍意识的存在。而人类意识根源于普遍意识，即聚和性意识。洛斯基（Н. О. Лосский）用聚和性表示上帝的国中所有成员和谐一致的创作活动，称之为“聚和的创造”。弗兰克（С. Франк）把聚和性思想应用到社会学各领域，指出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统一，创立了独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

随着谢·特鲁别茨科伊、谢·布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洛斯基、弗兰克等霍米亚科夫理念的追随者对聚和性这一概念的丰富与拓展，聚和性不再仅仅应用于教会，是作为一种民族理念将其深入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深层，成为俄国宗教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 3 旧礼仪派团体

《画中天使》中塑造的旧礼仪派信徒们的形象以及展现的有关旧礼仪派团体的生活习俗，不少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在美化旧礼仪派。小说开头处，瓦西里之夜肆虐的暴风雪将贵族、商人、农民们、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聚集在驿舍。众人向驿舍主人祈求过夜被拒后，人群熙攘中曾经的旧礼仪派信徒为大家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有关“天使”的故事。叙述者马克·亚历山大洛夫出生于旧礼仪派家庭，后来成为孤儿，他作为一名泥瓦匠，从小便跟随着卢卡·基里洛夫的施工队走遍俄罗斯。施工队里的每个人都是旧礼仪派信徒。他们居无定所，凭借着共同的旧信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旧礼仪派团体。

施工队来到基辅第聂伯河上负责大桥修建工作。第聂伯河的左岸便是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基辅，旧礼仪派们在僻静的右岸搭建了临时住所，与城中人隔离开来。在列斯科夫笔下，他们安贫守道，心平如镜，随遇而安，生活得平静安逸，鲜有人打扰。每一位旧礼仪派成员形象各异，鲜活灵动，既有雪鬓霜鬟但精神矍铄的马洛伊老人，也有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15岁少年列沃基。这部作品是俄罗斯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对旧礼仪派全方位、细致化描写的典范。

旧礼仪派团体内的“家长”——卢卡·基里洛夫负责指挥和领导着施工队，带领成员们走遍俄罗斯大地。并且他还热衷购买与收藏圣像画，那幅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宝贵的斯特罗加诺夫派“天使守护者”圣像画是每一位旧礼仪派信徒珍视的圣物。卢卡·基里洛夫是团体内的引路人和决策者，犹如先知摩西。《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先知摩西率领不堪被埃及人压榨与欺辱的希伯来人逃离埃及，前往应许之地。而卢卡·基里洛夫则是带领不满官方教会、在世俗政权与正教会双重压迫下的旧礼仪派，居无定所，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游荡。在圣物被抢走后，基里洛夫与成员们商量后当机立断决定以临摹画代替真画的方式盗走真正的“天使守护者”。最后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旧礼仪派成员们感应到天使降临，回归东正教会。如果说集体中的父亲角色由卢卡·基里洛夫担任，而母亲则是米哈伊利察大娘。这是一位典型的温柔敦厚、淳朴善良、和蔼慈祥的俄罗斯女性形象。米哈伊利察大娘真诚地热爱和善待团体内的每一个人。自小成为了孤儿的马克，幸亏有米哈伊利察大娘细心呵护，如母亲般关心照料，才得以顺利地平安成长。在马克央求米哈伊利察大娘告知真相时，曾真诚地唤她为母亲，表示在自己的心里，早已把她当做母亲。在圣物被抢走的前一晚，米哈伊利察大娘在做晚祷时半梦半醒间看到天使“飞走了”。梦中熊熊燃烧的大火，用人的声音喊着“阿门”的小鸟，门外咩咩叫的羊，充满神秘主义气氛，这一切都是灾难来临前的预言。此外，马洛伊老人不识字，“蠢笨如驴，像野猪一样无知”，甚至连祈祷文都记不住。但他十分虔诚地信仰耶稣基督，载一抱素。在完成了施工队的日常工作后，唯一的活动便是做祷告。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知识的人竟然凭借民间智慧解决了令英国人和德国人头疼的如何切断螺钉的建筑难题，引来外国人惊呼“哇！俄罗斯人啊！你真棒！懂物理！”（Н.Лесков 1956：290）叙述者马克忍不住解释，“马洛伊哪里懂什么物理啊！他一点科学的概念都没有，只是主让他变聪明了。”（Н.Лесков 1956：290）这让人想到列斯科夫后来的中篇《左撇子》中同样的来自民间，拥有无穷智慧的左撇子，讴歌了普通人民群众中的能工巧匠。旧礼仪派团体中的皮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负面形象。他巧舌如簧、能说会道，负责去城里采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同官员们打交道，是团体的发言人。他利用城中人对旧礼仪派的好奇，做起了公开出售神迹的买卖。奸商皮蒙背叛上帝、与撒旦勾结的恶劣行径为旧礼仪派团体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精明强干的基里洛夫、亲切质朴的米哈伊利察大娘、低调内敛的马洛伊老人以及油嘴滑舌的皮蒙等，一同构成了有力的，完整统一的旧礼仪派团体。

“团体”一词在俄文中为«община»，也可译作“村社”。俄罗斯人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公元6世纪，他们生活在一望无际的东欧平原上，由血缘相近的氏族组成部落或联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社会开始逐渐解体，氏族分为单个家庭。而若干个家庭又按地域和经济联系建立了村社。村社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农民自我管理的形式。以村社制为基础组织形态的生产过程中，农民作为个体自愿参与劳动生产，土地是村社内共同的生产资料，归村社集体所有。村民大会（又叫“谓彻”，Вече）每年召开一次，定期选举领导人，“村社的领导人既是国家行政人员，同时也是村社中的成员，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在村社制中都能得到体现。”（张建华 2008：78）村社内部问题或重大决策都是由全体村民共同讨论。“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遵守的良好美德。”（张建华 2008：78）值得一提的是，村社制度也是19世纪以霍米亚科夫为首的斯拉夫主义者理想的社会制度。霍米亚科夫之后，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把村社结构与教会的存在联系起来，因为“村社这种在俄国自然形成的社会形式与正教的核心理念达到契合。正教的这个核心理念就是聚和性。”（王志耕 2003：111）

小说中旧礼仪派团体的生活方式即是俄国传统村社制度的沿袭。团体内部没有金钱纠纷与日常琐事的叨扰，成员们遵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原则，无条件地服从基里洛夫的指挥与安排，同时注重发挥成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重大决策问题由成员们共同商讨决定。如“天使守护者”圣像画被夺走后，旧礼仪派们经过权衡一致决定以临摹画偷换真画。此外，

团体内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爱将成员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团体内的旧礼仪派信徒们信仰虔诚，生活上互相扶持，甘苦与共，不分彼此。这是一个温暖有爱的集体，哪怕由于皮蒙鬼迷心窍从而引来了宪兵们的搜查，其他人也并没有对皮蒙做出严厉的惩罚。小说最后卢卡·基里洛夫宁愿放弃假画换取真画的计划，也要奋不顾身地救出马洛伊老人和英国人雅科夫。

基督教早期的社团不喜欢与外界特别是世俗权力发生联系，在偏远闭塞的村庄里坚守着与世隔绝、人人平等和禁欲的生活信条。村民们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凭借传统的经济活动基本能够满足日常所需，无需与外界发生太多联系。这恰恰正是《画中天使》中旧礼仪派团体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特性。多样的个体在旧礼仪派团体中非强制性地、自发地联结成为一个集体。个体与集体相互依赖，相互并存，团体将多样与统一完美地熔铸在一起。坚决维护旧希腊传统，追求基督真理以及保护古老的圣像画，成为了旧礼仪派团体得以形成和稳定发展的道德基础。而爱与自由是聚和性核心元素，爱是将团体内每一位成员联系到一起的重要的纽带。“列斯科夫十分重视全民族问题，坚定理想和历史记忆问题，主张保护民族中的人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Е.Макарова 1994： 187）作家认为，与早期基督教社团一脉相承，旧礼仪派完整地继承和发展了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团体内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文主义的关怀以及闪烁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列斯科夫所珍视和倡导的。

#### 4 构建自由而统一的普世教会的诉求

作品中，旧礼仪派以临摹画换取真画的计划失败，原本已脱离了险境的卢卡·基里洛夫不顾性命危险也要回去救马洛伊老人，并且一力承担责任，“快送我去死刑吧。”（Н.Лесков 1956： 340）而在决心赴死的一刻，主教的声音响起，“我以上帝授予的权力宽恕你，孩子。”（Н.Лесков 1956： 340）卢卡·基里洛夫与马洛伊老人受到爱的感化，商讨后向成员们宣布，“我们看到主教公会天使的荣耀了，在主教身上看到一切神圣的仁爱与善，今天我们就抹上了圣化的橄榄油，以救世主身体和血为圣餐。”（Н.Лесков 1956： 340）聚和性是爱与自由的学说，自由是个人与集体的有机统一中的自由，而爱是“活的本原”，是神的恩典，神的能量，是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深刻而独特的宗教情感。所以在主教爱与宽恕的感化下，沉淀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东正教情感迅速迸发出来，回归东正教会是大势所趋。

在《画中天使》中，苦修者帕姆瓦老人的出现及其劝诫最能直观地体现出作家的聚和性意识。当地官员们带着宪兵们将小屋掠夺一空，所有的圣像画都被损坏了，那副珍贵的“天使守护者”圣像画因为被火漆封印而逃过一劫，被送去当地修道院。于是旧礼仪派信徒们想出以临摹画换取真迹的方法，并派马克和 15 岁的少年列沃基寻找天才圣像画家谢拉夫斯基扬。少年列沃基途中身染重疾，不能继续赶路。此时二人在树林中偶遇了苦修者帕姆瓦。苦修者帕姆瓦，孑然一身、虔诚亲和，是超脱于世俗的修行人，他的原型被公认为是东正教著名的苦修者谢拉菲姆·萨洛夫斯基（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受帕姆瓦老人的感召，少年列沃基在临终前接受了正教信仰并安然去世。正是他的出现，马克才找到能临摹旧礼仪派圣像画的天才画家，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在结尾处促进了旧礼仪派回归东正教会这一进程。可以说，帕姆瓦老人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与帕姆瓦老人的对话，是旧礼仪派与正统的对决，堪称全书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树林中迷失的马克多次询问老人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老人回答道：“上帝引领着我们所有人。”（Н.Лесков 1956： 322）在马克表明自己是旧礼仪派信徒后，老人的一句“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基督的统一的身体里！他把我们都聚集起来了！”（Н.Лесков 1956： 322）这一呼喊振聋发聩，与开头处贵族、商人、农民们、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楚瓦什人因暴风雪肆虐罕见的聚集在驿舍相呼应。列斯科夫将俄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正是为了证明，无论是旧礼仪派信徒，还是东正教会信徒，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异族人，所有人都向着一个基督，都在基督耶稣统一的身体里。这正是契合霍米亚科夫提出的“聚和性”神学概念以及有关构建普世教会的蓝图。“东西方教会以及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教会不应是诸多个体的存在，它们应当成为承受上

帝恩宠的统一体。”（王志耕 2003：112）普世的教会应是自由而统一、包容多样的教会。

“在列斯科夫创作之初，其显而易见的主要创作动机，即是对协调社会、人民、国家、宗教之间关系的苦闷。”（Е.Макарова 1994：187）尼康改革下的正教会一直致力于将人的行为与宗教礼仪标准化，以便俄国东正教与国际上的基督教接轨。如果说国际性是区分官方教会同旧礼仪派的重要标准之一的話，那么旧礼仪派则是代表着俄国人深入骨子里的民族传统。身为研究旧礼仪派的专家，列斯科夫将旧礼仪派从历史现象中抽离出来，从中汲取出集体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的养分，强调其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以及与民族文化间的互相丰富、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画中天使》中，旧礼仪派团体是对斯拉夫式的村社制度的继承，集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是团体贯穿始终的原则之一。“由于俄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保留了氏族社会很多的影响，原始公社成员对首领的崇拜和对公社的依赖也传承下来，这种心理和感情在俄罗斯建立起封建国家后，逐渐转移到沙皇身上。”（徐佳妮 2006：74）哪怕国家政策有损他们的利益，出于集体至上的原则，村社成员们依然视沙皇为统治的君主，村社的“家长”。持这一原则的列斯科夫，始终不同意革命民主派的暴力革命方式，因为这与他集体主义的理念相违背。同时，作家试图用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协调社会、人民、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构建普世教会，希冀不同心灵、思想、行为的人在包容多样的普世教会中实现内在的自由和统一。小说中施工队的任务是在第聂伯河上建立大桥，这也象征着分裂教派与正统教会间建立桥梁，俄国东正教走向统一、建立普世教会的大势。

## 5 结束语

虽然列斯科夫本人在当时斯拉夫派、西欧派、革命民主派等各个流派迅猛发展的大潮挟裹下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但列斯科夫是赞同霍米亚科夫提出的“聚和性”思想的，《大堂神父》的名字“Соборяне”正是借用“собор”这一词根。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列斯科夫把俄罗斯作为圣殿和家的形象来塑造时，通过它艺术地体现出俄罗斯的民族理念——共同性理念。”（任光宣 2009：136）彼时西方先进思潮有大举入侵俄国文化的趋势，为保护民族传统与宗教文化，根基派代表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接近人民，团结人民，回归民族与历史的土壤。持这种观点与立场的在俄国知识界不乏其人，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列斯科夫。列斯科夫自创作之初便贴近俄国人民，使用人民的语言，从普通百姓中汲取艺术创作的养分，这是作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达成的共识。不同的是，虽然根基派也曾试图恢复村社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希望重振东正教‘聚和性’思想的旗帜，来团结人民和上层贵族与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理由去美化已经面临瓦解之窘境的村社以及传统。”（万海松 2018：103）而列斯科夫将目光聚焦于俄国传统的村社制，并试图美化村社制以及霍米亚科夫提出的聚和性意识。霍米亚科夫是以教会意识为出发点来建构哲学体系的。他认为，教会本身不具有权威，只是照亮我们及所有造物的那道光的来源，信仰才具有崇高的威望。列斯科夫坚称东正教会已经被世俗政权所玷污，无法引领普通信众追求基督真理，在俄国社会信仰发生危机的年代强调信仰的作用、重塑东正教信仰、重振民族精神、构建普世教会便成为作家70年代创作的主题。列斯科夫致力于在国家教会的框架下，幻想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信仰的人在共同东正教信仰的宗教情感基础上促成并实现统一。尽管官方教会已经沦为世俗政权的附庸，宗教教义机械教条，教会管理混乱黑暗以及神职人员生存条件恶劣，但民间中普通老百姓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和隐约的神秘力量，再次唤起了列斯科夫的希望。作家呼吁构建普世的教会，包容一切多样的，内在自由而统一的教会，社会、人民、国家和宗教在普世教会的基础上达到和谐与统一。

## 参考文献

[1]Лесков Н.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 томах: том 4. Москва: ГИХЛ, 1956.

- [2]Макарова Е. А.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человека в эстетике Н. С. Лескова(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а и жанра, 1994. №18.
- [3]Новикова. А. А. Религиоз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скан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Н. С. Лескова 1880-х-1890-х годов[D]. Москва, 2003.
- [4]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 Письма.Т.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5]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徐佳妮. 论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J]. 西伯利亚研究, 2006 (4).
- [7]任光宣. 俄国文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8]万海松.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 (3).
- [9]王志耕. “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J]. 外国文学评论, 2003 (1).
- [10]张百春.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11]张建华. 俄国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Analysis of Sobornost Sense in *The Sealed Angel*

Yang Shu-l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lifestyle of the Old Believer community in *The Sealed Angel*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unity system. The Slavophiles believed that the village community system fitted well with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namely, sobornost doctrines. Leskov's sobornost sense glittered with the concepts of humanism and collectivism, starting with love and endi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and unified Universal Church. Only in the Universal Church can believers master th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life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 doctrines and the wisdom of Christ.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believers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practice eternal moral codes and benefit Rus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which are the writer's ow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ppeals.

**Key words:** *The Sealed Angel*; Sobornost; the Old Believer; the Orthodox Church

**作者简介:** 杨妹蕾, 女, 黑龙江佳木斯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9-03-07

**[责任编辑: 刘 锐]**